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作品金库

(1901—2003)

*Rare Edition
of
All Previous Winners
of
Nobel Literature Prize*

人民日报出版社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作品金库

· 小说卷 · (修订版)

(第七卷)

林 杉 宋桂芳 选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 (1965 年获奖 前苏联)

胎 悲 (3)

人的命运 (17)

撒缪尔·优素福·阿格农 (1966 年获奖 以色列)

丢失的书 (65)

迁 居 (73)

费 尔 南 (88)

女主人和小贩 (107)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1967 年获奖 危地马拉)

文 身 女 (127)

加 利 娅 (134)

美洲豹三十三号 (152)

川端康成 (1968 年获奖 日本)

招魂节一景 (179)

母亲的初恋 (193)

伊豆的舞女 (222)

撒缪尔·贝克特 (1969 年获奖 爱尔兰)

镇 静 (253)

被 逐 者 (264)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1970 年获奖 前苏联)

马特辽娜的家 (281)



1965 年获奖作家

·前苏联·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
罗维奇·肖洛霍夫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

1905—1984

前苏联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出生在俄国哥萨克地区的一个普通农庄，他的父亲做过牲口贩子、当过农民、也做过店员和商店管理人。他母亲则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哥萨克女子。

肖洛霍夫曾在故乡和莫斯科、波古察尔等地读书，但由于1918年的战争他不得不中途辍学。1920年，年仅十五岁的肖洛霍夫便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当过镇革命委员会的办事员，粮食征购员，加入部队后他是一名与叛匪作战勇敢的机枪手。后来他又回到莫斯科，当过工人、泥瓦匠和会计、出纳员。丰富的人生阅历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生活素材。

1923年，肖洛霍夫参加了莫斯科共青团作家、诗人组成的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同年发表处女作《考验》，第二年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即“拉普”），1925年出版

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顿河的故事》，这部小说集描写的是他的故乡顿河流域哥萨克的生活和顿河草原大自然的美好景色。

从1926年到1939年，整整十四年的时间，肖洛霍夫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四卷本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在这部史诗性的作品中，肖洛霍夫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为背景，以主人公格里高里的经历为小说主线，描绘了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对时局的彷徨、动摇，最后走向新生活的历程，该书曾获1941年度的斯大林文学奖。

肖洛霍夫的第二部重要小说是《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部小说反映哥萨克人在革命之后的变化，描绘了苏联农村集体化的过程。可以说是《静静的顿河》的故事的延续。1960年肖洛霍夫获得列宁文学奖，1965年在他六十岁寿辰时，被授予列宁勋章，同时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作协书记。

同年，由于他“在对顿河流域的史诗般的描写中，以艺术力和正直的创造性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被授予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1984年2月21日，肖洛霍夫病逝于维兴斯卡雅镇。

胎 痣^①

桌子上放着带有火药味的弹壳，还放着羊骨头、军用地图、战报，以及散发着马汗味的银饰笼头和一大块面包。所有这一切，都摊在桌上；骑兵连长背靠窗台，坐在一条砍制成的粗木长凳上，长凳紧挨着潮湿的墙壁，有些发了霉。连长那冻僵的手指间一动不动地夹着一支铅笔。一份陈旧的身份证摊放在桌上，旁边是一张填了一半的履历表。一张粗毛边纸上简明地写着：尼古拉·科舍沃伊，骑兵连连长，庄稼人，俄罗斯共青团员。

在“年龄”一栏里，他用铅笔慢吞吞地描出了“十八岁”三个字。

尼古拉的肩膀宽宽的，看上去比他实际的年龄要大。眼角上的一条条鱼尾纹，和他那像老头一样拱着的脊背，使他的容貌显得要老气一些。

① 《胎痣》是肖洛霍夫的第一篇小说。

“他本来还是一个毛头小子，乳臭未干的嫩芽芽呀，”在骑兵连里，人们经常这样开玩笑说：“可是，你能找到另一个人，不损一兵一卒，就消灭两个匪团，还在半年当中，带领骑兵连征战拼搏，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老指挥员的吗!?”

一提起十八岁，尼古拉就感到脸红。铅笔在讨厌的“年龄”栏里转来转去，迟迟难以下笔；面对这个栏目，他的面颊泛起懊丧的红晕。尼古拉的父亲是个哥萨克，按父系说，尼古拉也是一个哥萨克。他记得，当他五六岁时，有一次仿佛还在睡梦中，就被父亲抱上了战马。

“抓住马鬃，乖儿子!”父亲大声叫唤着；母亲在厨房门里冲尼古拉笑着，可她脸色发白，两眼睁得大大的，盯着儿子爬在马背上的双腿，盯着手执缰绳的丈夫。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父亲在对德战争中失踪，杳无音信，随后，母亲去世了。尼古拉从父亲那里承袭了对战马的酷爱，继承了他那勇敢无畏的气质，并且也像父亲一样，在左脚踝骨上方长着一块鸡蛋大的胎痣。十五岁以前，他到处打短工，后来讨得一件长长的军大衣，跟随路过村子的一团红军，去同弗兰格尔作战。这年夏天，尼古拉在顿河里游泳时，遇见一位军事委员。这个人歪着受过挫伤的脑袋，拍拍尼古拉有点驼背的、晒得黝黑的脊梁，结结巴巴地说：

“你可是太……太……你太幸……幸运啦！是啊，是幸运的！据说，这胎痣是幸运的标记。”

尼古拉龋着雪白的牙齿，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然后钻出

水面，一边呼哧，一边嚷道：

“你是瞎叨叨，真怪！我从小没爹没娘，一辈子拼死拼活，给人当短工，哪里来的运气！……”

他一口气游上了环抱顿河的一片金黄色的沙滩。

二

尼古拉住的小屋坐落在顿河岸边。从窗口可以眺望浪花拍溅的奥布多尼耶和湛蓝湛蓝的河面。夜晚，浪涛撞击着陡峭的河岸，百叶窗发出郁闷的响声，尼古拉仿佛觉着，水在不断上涨，并且从地板缝里悄悄地钻进来，摇撼着小茅屋。

他本想换个住处，但始终没有搬成，一直拖到秋天。一个霜冻的早晨，尼古拉走到台阶上，他的响亮的皮靴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他走进樱桃园，躺在挂满银色露珠的草地上。在这里，听得见女房东棚子里与母牛的唠叨细语，她劝导牲口安静下来，牛犊却执拗而低沉地哞哞叫唤；奶流冲到铁桶壁上，发出响声。

院子的篱笆门吱地响了一声，狗狂叫起来。传来了排长的声音：

“连长在家吗？”

尼古拉支着两肘，欠起身来。

“我在这里！喂，有什么事？”

“信差从村里来了。据说，一伙匪徒从萨尔斯克区窜犯出来，占领了格鲁申国营农场……”

“把他带到这里来。”

倍差牵着一匹浑身上下冒着热汗的马，向马厩走来。走到院子当中，马打了一个前失摔倒了，然后侧卧下来，断断续续发出短促的嘶声，接着就断气了，两只玻璃球似的眼睛直瞪着那条用铁链拴着的、凶恶狂吠的狗，马被这样累死，是因为倍差带着一封画有三个十字的公文，一口气疾驰了八十多里的缘故。

尼古拉看了来函，原来是主席请他带领骑兵连前往援救。他走进屋里，佩上马刀，疲惫地思索着：“本想找个地方学习学习，可是这里的匪徒又闹腾起来了……军事委员取笑我，说什么‘你连字都写得错误百出，还当什么连长呢……’可我连教堂附设小学都没毕业啊？他真是个怪人……”这里闹匪……又要流血了，这种生活真叫我难受……一切都让人厌烦……”

他走到台阶上，一边走一边往卡宾枪里上着子弹，可是他的思绪却像上路的马，奔驰起来：

“要是到城里去……学习学习就好了……”

他从断了气的马旁边走过，向马厩走去。看见从塞满尘土的马鼻中流出一摊摊黑血，便转过了脸。

三

在高低不平、布满土墩的路旁，沿着被风吹得光光的车辙，深灰色的车前草蜷曲着，滨藜之类的野草葱茏茂密，一片兴旺。不时有人沿着这条路把干草运往一座座打谷场，这些打

谷场像琥珀色的珠子，镶嵌在草原上。山岗上铺展着一条平坦的大道；道旁的电线杆一直延伸着，跨过凹地和山谷，消失在秋天的、乳白色的雾霭之中。一个匪首带着一群约有五十来人的匪徒，沿着电线杆的走向，从光溜溜的大道上开过来。这是一伙仇视苏维埃政权的顿河和库班哥萨克。他们像一只窥伺羊群的狼，时而在大路上，时而在无路的荒野里，奔走了三天三夜；尼古拉·科舍沃伊的队伍，紧盯着他们，追踪在后面。

这伙匪徒都是些坏透了的家伙，一群兵痞和老奸巨猾的东西。他们的首领更是狡狴得很，在行进中总是瞻前顾后，不断在马镫上微微欠起身来，放眼搜索着草原上的动静，同时也计算着到达顿河对岸树林的里程。

他们就是这样，像恶狼一样东奔西逃着；尼古拉·科舍沃伊的骑兵连踏着他们的脚印，尾随在后面。

夏日的顿河草原，晴朗无云。在高远的天穹下，钟声清脆嘹亮，麦穗摇曳不停。这是收割前的时节。颗粒饱满的黑麦穗上的麦芒，好像十七八岁小伙子的胡须，已经发黑；大麦一个劲儿地往上窜，像是要赶过人头。

长着大胡子的哥萨克，在沙质的粘土地上，在树旁的沙丘上，在一切可耕地上，都种着大麦。大麦历来长势不好，很久以来就是一俄亩^①收不到三十俄斗^②。可是，人们仍旧播种它，因为用大麦可以酿出比姑娘们的眼泪还要清冽的酒来；因

① 一俄亩等于 1.09 公顷。

② 一俄斗等于 16.38 公斤。

为自古以来都是这么干的，祖祖辈辈都要喝它。在顿河军区的徽章上，画着一个酩酊大醉的赤体哥萨克坐在酒桶上，想必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到秋天，村镇里到处游荡着醉醺醺的人们，红柳篱笆上随处晃动着醉汉的红顶毛皮高帽。

正是这个缘故，就是在大白天，匪首也往往不是很清醒的。这样一来，所有的马车夫和机枪手都醉醺醺地倒卧在辘重车上了。

匪首整整七年没看见过故乡的农舍了。他当过德国人的俘虏，后来到了弗兰格尔的军队中。他沐浴过君士坦丁堡^① 的阳光，蹲过扎着铁丝网的集中营，驾驶过土耳其的小帆船，钻过库班和土耳其的芦苇丛，最后加入匪帮。

这就是这个匪首的经历。正像酷暑时节，牛蹄在草原泽畔留下的干脚印一样，他的心也变得又干又硬了。一种奇怪的、不可名状的痛苦折磨着他，使他肌肉酸疼，疲惫不堪。他觉得，不能忘却过去的痛苦，任凭什么样的酒，也不能把他灌得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可是那天，他一喝，却喝得有点醉意了。这是因为，在顿河草原上，在太阳下翻耕过的黑土地上，大麦正在扬花吐穗，正散发着香甜浓郁的气息；这时在村镇里，面孔黝黑的扎尔梅尔克人都在忙着酿酒，这酒与潺潺流动的泉水一样清冽诱人。

^① 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旧称。

四

黎明时，出现了最早的霜冻。睡莲的阔叶上，银光闪闪。一大早，卢基奇看见水磨轮上的薄冰，好像云母片，五光十色。

从清早起，卢基奇就觉着有点不舒服：腰酸腿痛，双脚像灌铅似的，粘在地上抬不起来。他在磨坊里拖着脚步沙沙作响，吃力地移动着怪模怪样的身躯，动作迟迟缓缓的。从碾米机下钻出一窝小耗子来，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朝上看了看：一只鸽子在顶棚的横梁上，咕咕叫个不停。老头用他那仿佛是泥土捏成的鼻子，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闻到一股粘腻而潮湿的霉烂味和水磨上的大麦的香味。他仔细地听着，水流仿佛不大通畅似的，一边喘息，一边冲击和拍打着木桩，于是，他沉思地来回搓动着他那根根像粗麻线似的大胡须。

前苏联

卢基奇在养蜂场躺下来，想歇息一会儿，却侧身盖着一件皮袄睡着了；嘴大张着，嘴角的胡须上流着口水，粘乎乎地直冒热气。黄昏给老头儿的小屋浓浓地抹了一层颜色，磨坊笼罩在一团团乳白色的暮霭里……

卢基奇醒来时，两个骑马的人正从树林里奔驰而来。其中一个朝正在蜂场内走动的老头儿大声喊叫：

“老头儿，到这儿来！”

卢基奇疑虑地望了望，站住了。在这种动乱的年头，这种身带武器的人他见过的多了，他们往往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

饲料和面粉统统拿走。对所有这些军人打扮的人，他无须分辨，一概不予理睬。

“快点，老家伙！”

卢基奇从板式蜂箱中间走过去，变了色的嘴唇含糊不清地低声嘟哝着。他在离这些不速之客老远的地方就站住了，斜眼注视着他们。

“我们是红军，老头儿……你不用怕我们，”匪首和颜悦色地说道。“我们正在追赶一伙匪徒，与自己人走散了……或许，你见过昨天有一队人从这里走过吧？”

“好像是有过什么人。”

“老爷爷，他们往哪里去了？”

“鬼晓得他们往哪里去了！”

“他们没有人留在你的磨房里吗？”

“没有。”卢基奇简短的回答，说着就转过身去。

“等一等，老头儿。”匪首从马鞍上跳下来，醉醺醺地摇晃着他那双罗圈脚，喷着满口的酒气说道：“老头子，我们在歼灭共产党……就这么回事！至于我们是什么人，这不是你能明白的事！”他绊了一下，缰绳从手中滑落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给备办七十匹马的饲料，不准声张出去……你得马上办到！……明白了吗？你的粮食藏在哪里？”

“没有。”卢基奇回答说，眼睛瞧着旁边。

“那这个粮仓里是什么？”

“破烂，各种各样的破烂……就是没有粮食！”

“好吧，去看看！”

匪首一把揪住老头儿的衣领，把他拖到侧歪着陷入地下的粮仓跟前。打开仓门，里面有小麦和黑灰色的大麦。

“你说这是什么，难道不是粮食吗？老混蛋！”

“粮食，是活命的东西呀……这是磨粮食得来的……我一年才积攒这么一点粮食，可你要让马来糟踏……”

“照你说，让我们的马都饿死不成？你这是要干什么，站在红军一边，想找死吗？”

“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卢基奇摘下帽子，跪下，拉过匪首毛茸茸的双手，亲吻起来……

“你说，你是不是喜欢红军？”

“宽恕吧，好心的！……原谅我说话糊涂，唉，宽恕吧，请不要处罚我。”老头儿抱着匪首的双腿，大声哭诉起来。

“对上帝发誓，说你不拥护红军……你要是不划十字，那就吃口土吧！……”

老头儿用没牙的嘴嚼了一杯沙子，泪水淋湿了他的前襟。

“得了，现在我相信了。起来吧，老家伙！”

看着老头儿麻木的两腿站不起来，匪首哈哈大笑。那些骑马的不速之客，从粮囤里弄出了大麦和小麦，倾倒在马蹄下，把整个院子铺满了一层金黄色的麦粒。

五

黎明时升起了雾，湿漉漉阴沉沉的。

卢基奇为绕过哨兵，没走大道，沿着只有他一个人晓得的林间小路，越过小山沟，穿过在凌晨的睡梦中保持警觉的树林，快步向村里走去。

走到风磨前，他本想经过侧巷拐到小街上去，可是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些轮廓模糊的骑兵。

“谁在走动？”寂静中一声惊慌的喊声。

“是我……”卢基奇低声应答着，浑身软绵绵的，战栗起来。

“什么人？口令？为什么闲逛？”

“我是磨坊主……得了本地的水肿病，需要到村里去一趟。”

“这是什么需要？好吧，那就到连长那里去一趟！前面走……”一个人骑在马上，嚷道。

卢基奇感觉到从马嘴里喷出来的热气直往脖子上冲，他一瘸一拐地，用碎步向村里快速走去。

他们来到一座小瓦房旁边，在广场上停下来。押送兵呼噜呼噜地从马鞍上跳下，把马拴在栅栏上，丁丁当当地碰响着马刀，走上了台阶。

“跟我走！……”

窗里亮着灯光。他们走了进去。

卢基奇被烟草味呛得咳了几声，他脱下帽子，急急忙忙向上座划着十字。

“抓住个老头儿，他想摸进村去。”

尼古拉从桌上抬起乱蓬蓬的脑袋，用充满睡意的但却严厉的声调问道：

“到哪里去了？”

卢基奇向前跨了一步，高兴得屏住了气。

“亲爱的，是自己人，我以为又碰上敌人了呢……很难为情，我是怕盘问，我是磨坊主。你们穿过米特罗欣树林到我那里去过，我还用牛奶招待过你呢，好汉，你喝了……难道想不起来了吗？……”

“喂，你说什么？”

“亲爱的，我是说：昨天天黑时，我那里来了一伙匪徒，他们让马白白地糟踏我的粮食！……他们还折磨我……他们的头目说：‘你给我们起誓，与我们一条心，’后来还强迫我吃了一口泥土。”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还在那个地方。他们这些魔鬼，随身带着伏特加^①，正在我的小屋子里酗酒。我跑到这里来是向你们报告，或许，你们能管教管教这些家伙。”

“命令备鞍！……”尼古拉从长凳上欠起身来，对老头笑了笑，疲倦地抓起大衣袖子。

六

天亮了。尼古拉因彻夜未眠，脸色有些发青，他向一辆载

① 一种俄国酒。